

诗意地栖居 SHI YI DI QI JU



让悲伤者前行

演员罗宾·威廉姆斯在电影《死亡诗社》里说，“免得生命终结之时，发现自己从未活过”。今年8月12日，他毅然扔掉自己的生命。那一刻，他曾否想起自己说过的话？

前几日，中国著名诗人、评论家陈超先生从16楼纵身一跃。王家新写诗纪念他，“半年来疯狂的耳鸣突然静止，那留在桌子上的生命诗学论稿随风飘走”，他在微博上说，“死亡通过我们发声”。是的，除了这一个出口，除了再向朋友们道一声保重，还能怎样呢？

我们不能过多地谈论死亡，当一个人的死亡，在千千万万的人眼中变为笑谈。当我们说起海子，只有极少数人会疼痛，那些和他素不相识，却和他有着共同的“天上的血缘”的人，才会觉得难受，而更多的人，是不解，是不屑，甚至是嘲笑。五年前，有人提起海子为什么自杀时，我无言以对。如今，我想清楚了这个问题的答案，因为这俗世与他配，因为他不应该属于这里，因为他必须生活在云端，因为天才只应天上有。

还有那些古往今来在这条不归路上前仆后继的悲伤的人们，因为对生命无解，因为找不到路，因为厌倦，因为够了……就像扔掉东西，有的人将才华冲进马桶，有的将生命扔向窗外。

人生一世，一条幽僻的小路，一个人来，一个人走，你遇见美景也遇见不平，遇见欢笑也遇见泪水，遇见可与你执手相望的人也终将面对他的离别，这是一条孤独的小路，当然我们可以选择蒙上双眼去走，因为这样开心即大于难过，犹如瞎子摸路。自欺欺人，盲目乐观，因为我不去想；知道太多，孤独无法消解，上帝建造巴别塔，人们的语言互不相通，无法沟通，只剩下一个人的自言自语、自我安慰，悲观之后没有出路，到处都是墙壁，四周都是牢笼；若愿打开双眼，知道自己的困境却在狭缝中求生存，是旷野中的一粒麦子，是可以付出爱但不计较回报，是可以哭但哭着笑着就笑了，那么，你就有力量前行了。

要做悲观之后的乐观者，要让悲观者前行……

诗意地栖居，不是必须像梭罗一样生活在瓦尔登湖畔，而是内心有明镜般的湖畔，可以每日对照反省自己，想什么、要什么，对了吗、错了吗？是有力气与自己博弈，也有力气与自己和解；是可以爱周围的天地，也可以爱人如己；是有能量拿出人性之美，收起人性之恶……若是可以在生命终结之时，确定自己活过，那么即使不创作、即使一无所成一无所有，又有什么关系呢？

就好比，就算与你相爱，早在一开始就知道要分开结局，我仍旧可以为这段关系赴汤蹈火；好比这条小径在开头我就料到了坎坷大于平坦，但仍要去走一遭。悲观，是因为预知了结局。前行，是因为不愿辜负那美景。

爱普拉斯，也爱杜拉斯。心疼那个在内心跟自己深深对立的普拉斯，也爱那个老了还在谈恋爱，对写作或许已经坦然对爱情依旧纠结的杜拉斯。不是每一个故事，都非要在结尾听到欢笑。 孙婷/文